

國語集解

冊五

晉語六第十二

趙文子冠

以文子趙盾之孫趙朔之子趙武也冠下謂見

欒武子武子曰美哉

以武子欒書禮既冠奠贊於君成

也

昔吾逮事莊主

莊莊子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華則榮

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

榮者有色貌實之見中行宣

子宣子曰美哉

宣子晉大夫中行荀庚

惜也吾老矣

惜己

不見文子德所至

見范文子

范文子

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

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

得寵而驕者故興王

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言王者政德既成又聽

於民

詢於芻蕘

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

工矇矇也誦

諫之

在列者獻詩使勿貳

列位也謂公卿至於列士

本此作兜注同宋庠曰人名有驩兜器名有兜鑿他無所訓徧閱經典子史未見兜惑之說將先儒自有

所據其散亡乎王引之曰兜當爲此說文此靡蔽也從人象左右皆蔽形讀若瞽勿此謂勿靡蔽也說文

之訓殆出賈侍中國語注乎章注訓爲惑則其字益當作此蓋此之爲言猶蠱也蠱惑也爾雅曰蠱疑也

疑亦惑也昭元年左傳曰女惑男謂之蠱是也此與兜形相似後人習見兜少見此故此譌爲此矣元誥

按王說得風聽臚言於市風采也臚傳也采聽祆之今据改風聽臚言於市商旅所傳善惡之言辨祆

祥於謠辨別也祆惡也祥善也徒歌也考百事於朝謠丙之辰繫弧箕服之類是也

百官職事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術道先

王疾是驕也見郤駒伯駒伯晉駒伯曰美哉駒伯晉然而壯

不若老者多矣特年見韓獻子韓獻子獻子晉獻子曰此謂

成人成人在始二字各本下有與善二字俞樾曰與善成人成人在始二字各本下有與善二字俞樾曰與善

始與不善兩意而言文選張茂先勵志詩曰川廣自源成人在始正用國語文可證元誥按與善二字廣自



下句而衍俞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蔑無始

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

各以其物物類也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

而已何又加焉糞除喻自修潔見智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

武子晉卿荀首之子荀罃成宣之後老爲大夫非恥乎成成子趙

衰也宣宣子文子祖父趙盾也言文子二賢之成子

之後長老乃爲大夫非恥乎欲其修德早爲卿也成子

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導前志以佐先君

導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導達也志記也佐助也

夫宣子盡諫於襄靈襄文公子靈公父以諫取惡不憚死進

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

之文事君必濟濟成也見苦成叔子苦成叔子郤犇食

國語集解十二晉語六

采於苦故號苦成或曰苦成城名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為執官

夫吾安容子見溫季子溫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

以求之言汝不如誰可以求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晉大夫張

孟張老曰善矣從伯樂之言可以滋滋益范叔之教

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事物事也人

行之與否在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稱不足智

子之道善矣道訓是先主覆露子也先主謂成宣露

曰露與覆同義覆露之言覆也包絡也釋名釋天

淮南時則篇包裏覆露無不囊懷春秋繁露基義篇

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漢書趙錯傳今

陛下配天象地覆萬民嚴助傳陛下垂德惠以覆露

且誘注淮南亦訓露為潤顏師古注漢書訓露為膏澤

人之連語上下不殊義也吳會祺曰露猶孤露之露因其露而覆之故云覆露非對文也元誥按王說是

厲公將伐鄭厲公晉景公之子州蒲伐鄭范文子不

欲曰若以吾意諸侯皆叛則晉可爲也爲治也唯有諸

侯故擾擾焉元誥按廣雅擾擾亂也凡諸侯難之本也叛輒伐之故爲

難得鄭憂滋長焉用鄭楚必救之郤至曰然則王者

多憂乎文子曰我王者也乎哉言俱夫王者成其德

而遠人以其方賄歸之故無憂方賄財也今我寡德

而求王者之功故多憂我晉也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

乎哉無土求富行不得息吳會祺曰言不樂也○

厲公六年伐鄭十六年魯成且使苦成叔及欒黶興齊

魯之師苦成叔欒黶欒黶如魯皆乞師楚恭王帥東

夷救鄭。恭王楚莊王之子箴也。夷楚東之夷。楚半陳。公使擊之。欒

書曰。君使欒也。與齊魯之師。請俟之。郤至曰。不可。楚

師將退。我擊之。必以勝歸。軍退無關心。故可勝也。夫陳不違忌。

一閒也。違。避也。忌。晦也。閒。隙也。晦。陰氣盡。兵亦陰。故

於鄢陵。○太平御覽時序部五引司馬法曰。月食。夫班師所以息戰也。注云。月食則陰晦。故息戰也。夫

南夷與楚來而不與陳。二閒也。南夷據在晉南。不與陳不欲戰。夫楚

與鄭陳而不與整。三閒也。雖俱陳。不整齊。且其士卒在陳而

譁。四閒也。譁。囂也。夫衆聞譁則必懼。五閒也。鄭將顧楚。

楚將顧夷。莫有鬪心。不可失也。公說於是。敗楚師於

鄢陵。欒書是以怨郤至。怨其反己。專其美。○元誥按。鄢陵即鄢齊語作晏。鄭邑也。

在今河南鄢陵縣西南古鄢國鄭武公滅之爲邑。



鄢之戰。

陵○宋庠本鄢字以下各章下同郤至以韎韁之附注三逐

楚共王卒。

三君云一染也昭謂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

韎也凡染一入爲緇附注兵服自要以下注於附○

成十六年左傳杜注曰韎赤色附注戎服若縞而屬

於附與縞連林注曰韋熟皮也元誥按附足後跟之

上附若據周禮孔疏引鄭雜問志則以附爲幅注爲

屬謂以素裳與諸家說不同卒師也見王必下奔

奔走也退戰王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工尹楚官襄曰

方事之殷也。殷盛事也有韎韁之附注。元誥按楚

謂人姓名故但狀其衣者君子也。屬見不穀而下。元誥

中惟楚譖稱王故曰無乃傷乎。屬適也傷郤至甲冑

而見客免冑而聽命。免脫也脫曰君之外臣至以寡

君之靈閒蒙甲冑。蒙被也被介在甲冑之間○吳會

祺曰閒當從內傳杜注訓近也

國語集解 十二 晉語六 四一中華書局聚



不敢當拜君命之辱。為使者故。敢三肅之。禮軍事肅下

手至地君子曰。勇以知禮。禮軍

鄢之役。晉人欲爭鄭。與楚爭鄭。宋庠范文子不欲。

曰。吾聞之。為人臣者。能內睦而後圖外。睦親不睦內

而圖外。必有內爭。內字。明道本睦。下有字。盍姑謀睦乎。且姑

也。考訊其阜以出。則怨靖。內訊問也。阜眾也。靖安也。言

姓知其虛實。然後出軍。用師則怨惡自安息。

鄢之役。晉伐鄭。荆救之。也。荆楚大夫欲戰。范文子不欲。

曰。吾聞之。君人者。刑其內成。各以刑正其內。成平也。○

文曰。當作刑。其內而言。可知。民字之誤。韋解曰。以外乎正。承此

則所據本已誤。按下文曰。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而

數也。斧鉞大刑也。不行於大臣，然則文子之意，欲以刑正其臣，非欲以刑正其民。豈反以刑其民爲勸乎？元誥按俞說是。今據改又成。而振武於外，是以字絕句。依誥攷正，然尚疑成字衍。

內和而外威也。威畏。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之刀鋸小人也。日敗用。而斧鉞不行，之斧鉞大刑不行也。內猶有不刑。

而況外乎？夫戰刑也。猶言用刑。兵刑之過也。也。刑殺有過者，之猶其也。呂氏春秋音初篇之子是必大吉高誘訓之爲其成也。十五年公羊傳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又曰云。

爲人後者爲其子，是之與其同義。此云刑之過也，猶云刑其過也。韋注正得其義，但未解之。字耳。王引之謂下句過字衍，文當以刑之過由大。臣由大而怨由細。

怨望者，由小細民也。○王引之曰：過由大，過字後人所加。刑之過也，由大。六字本連讀，言刑之失也。由大

臣有罪而不刑也。韋氏誤分爲二句，不知刑之過也，乃起下之辭，非別爲一句也。後人不察其誤，又於由

大上加過字，則與四者義不相屬矣。韋注不及改，故

字則由大上無過字可知。元誥按茲依俞說不改，故

國語集解 十二 晉語六 五一 中華書局聚

以惠誅怨。

誅除也。

以忍去過。細無怨而大無過。而後可。

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惠乎大人。

惠者刑而忍不及者也。

於小民。

忍行刑於小民。外當為惠聲之誤也。

各本惠作外。注同。俞樾曰：過由大而怨由

細之故。以惠誅怨。以忍去過。章訓誅為除。蓋謂欲除小民之怨。當用惠欲去大人之過。當用忍也。是惠與忍

正相對。此文云：今吾刑惠乎大人。而忍於小民。則用惠與用忍皆失其所矣。此所以刀鋸日弊而斧鋸不

行也。若作刑外乎大人。非特文義迂迴。且與上文不合矣。元誥按：刑外即涉上句而誤。俞說是也。今從之。

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

幸微幸也。

以為政。必有內

憂。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詎非聖人必偏而

後可。

詎自也。偏偏有一。玉篇詎至也。

偏而在外。猶可救也。

在外外有患也。

疾自中起。是難。

吳曾祺曰：是難猶實難也。左傳云：人攜實難。語同。古實是多通用。下同。

元誥按：寔者是也。寔與實通。此蓋以是為寔。又以寔與實通。實耳。盍姑釋荆與鄭以為



外患乎。釋置也。

鄢之役。晉伐鄭。荆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

軍。

上下中軍之上下也。傳曰。欒書將中軍。欒武子欲

士變佐之。又曰。欒范以其族夾公行。

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

而服者衆。必自傷也。其不義而速。稱晉之德。諸侯皆叛。

國可以少安。

稱晉之德。副晉之德。而爲之宜。諸侯皆叛。不復征伐。還自整修。則國可以少安。

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攷正云。凡諸侯三字疑。

衍。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詎非聖人。不有外

患。必有內憂。盍姑釋荆與鄭。以爲外患乎。諸臣之內

相與。必將輯睦。

不復征伐。無所爭也。

今我戰。又勝荆與鄭。吾君

將伐智而多力。

其力功也。將自伐其智。自多其功。

怠教而重斂。大其私

暱而益婦人田。

暱近也私近謂嬖臣大愛妾也。不奪諸大夫

田。則焉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

徒空也與詞也幾人言不多。○汪遠孫曰言委室徒退而不作亂者能有幾人內傳僖二十三年夫有大

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人歟與即歟字。戰

若不勝則晉國之福也。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亂地

地也秩常也。其產將害大。盍姑無戰乎。產生也言其生變

害於大事不指大臣將欒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

舍。韓之戰秦獲惠公邲之役三軍不整旅。楚敗晉師

宣十二年師敗軍散故不能整旅而入箕之役先軫

不復命。晉人敗狄於箕先軫死之故不返命於君在

晉國固有大恥三。○明道本晉國今我任晉國之政

任當也。武子時爲正卿不毀晉恥。又以違蠻夷重之。違重也。蠻夷楚也。

雖有後患。非吾所知也。慮不能遠。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

擇禍莫若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有二福擇取。其重有二禍。

擇取其輕。晉國故有大恥。○明道本。與其君臣不相聽。以

爲諸侯笑也。不相聽。謂惠公不與慶鄭相聽。以敗於郊。先軫於韓。先穀不與林父相聽。以敗於郊。先軫於

下。盍姑二字相應。皆論厲公。謂與其勝楚之後。君臣

不相聽。盍姑以違蠻夷爲恥乎。欒武子

不聽。遂與荆人戰於鄢陵。大勝之。鄢陵地。於是乎君伐

智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殺三卻而尸諸朝。

三卻。錡。欒。至也。尸。陳也。產將害大是也。納其室以分婦人。納取也。室於妻妾貨賄於

是乎國人不蠲。蠲。潔也。不潔。公所爲。遂弑諸翼。葬於翼東門之



外以車一乘。

翼故晉都匠麗氏也厲公侈多外嬖反

胥童夷羊五長魚矯為卿故殺三卻長魚矯又以兵劫樂書中行偃將殺之公不忍使復其位魯成十七

年冬厲公遊於匠麗氏樂書中行偃執公十八年正月使程滑弑公葬之以車一乘不成喪也○元誥按

以諸侯葬車七乘此不厲公之所以死者唯無德而功

烈多服者衆也。

烈業也服者衆謂魯成十二年會於瑱澤敗狄於交剛十三年敗秦於麻

隧十五年盟於柯陵伐鄭十七年同盟於柯陵楚

鄢之役荆壓晉軍。

午壓謂掩其不備傳曰甲

軍吏患之。

將謀。抵謀所以范匄自公族趨過之。

子匄也自公族為子宣

族大

曰夷竈堙井非退而何。

夷平也堙塞也使晉軍

飲食非退而何言楚必退也傳曰塞井夷竈陳於軍

也夷竈堙井乃因楚壓晉軍而陳地勢迫狹故平塞

井竈以為戰道左傳所謂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非

示必死。不復飲。人何以必退。非退。而何。更爲死。不敢與。人平塞。井竈。楚人。何以必退。非退。而何。更爲死。不敢與。戰亦當云。楚師必退。文義方明。安得云。非退。而何也。然則。非退。而何。當作何解。曰。楚壓晉。而陳地勢迫狹。無以爲戰。道軍吏患之。將謀者。蓋將謀退也。非畏楚。而欲逃。乃欲少退。使有戰地耳。然軍勢一動。不可復止。必有潰敗之憂。故范句爲夷竈湮井之策。如此。則傳文不敘軍吏以意逆志。而載范句之策。於是讀者不得其解矣。所宜以意逆志。而善會之也。元誥按內傳。同。俞說。范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命也。僮子

何知焉。且不及而言。姦也。言議不及句。而句言之。是爲有姦。故必爲戮。○元誥

按淮南主術訓篇各守其職。不得相姦。高注云。姦亂也。此文不及而言。卽不守其職之意。則姦亦當訓亂。

注似苗棼皇曰。棼○明道本善逃難哉。臣文子欲與讓大

難爲避既退。荆師於鄢。將穀。穀處其館。食其穀也。范文

子立於戎馬之前。公戎車前。曰。君幼弱。諸臣不佞也。佞才也。

吾何福以及此。吾聞之。天道無親。唯德是授。吾庸知

天之不授晉。且以勸楚乎。庸用也。用知不先授晉。以福使勝楚而勸楚修德。以

報晉乎。吳曾祺曰。庸知非。即焉知別本作焉。庸知非。君與二三臣其戒之。戒備也。

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

也無日矣。隆盛也。墉牆也。

反自鄢。范文子謂其宗祝。宗宗人祝也。曰。驕泰而有烈

烈功也。夫以德勝者。猶懼失之。而況驕泰乎。君多私。今

以勝歸。私必昭。私嬖臣妾也。昭顯也。昭私難必作。寵私必去。舊難

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爲吾祈死。祈求也。先難爲免。免免於亂

也。元詰按。爲猶以也。見經傳釋詞。七年夏。范文子卒。晉厲公十七年。魯成十七年。冬。

難作。始於三郤。卒於公。公殺三郤。欒中。行長誅乃弑公。既戰。獲王子